

女性的天空

——民国才女们的情感历程

王鸣剑◎著

历史在五卅时期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女性的才华得以浮出水面，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诸如白薇、苏雪林、庐隐、冰心、石评梅、丁玲、萧红和张爱玲等，不憚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与之并驾齐驱，共同织就了中国新文学的花团锦簇。这些才女作家，以极富柔情和温婉的姿态，在20世纪灿若星辰的文学天空中，构成了一道道令人景仰的风景。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女性的 天空

——民国才女们的情感历程
王鸣剑◎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的天空：民国才女们的情感历程/王鸣剑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74-2606-9

I. ①女… II. ①王… III. ①女性—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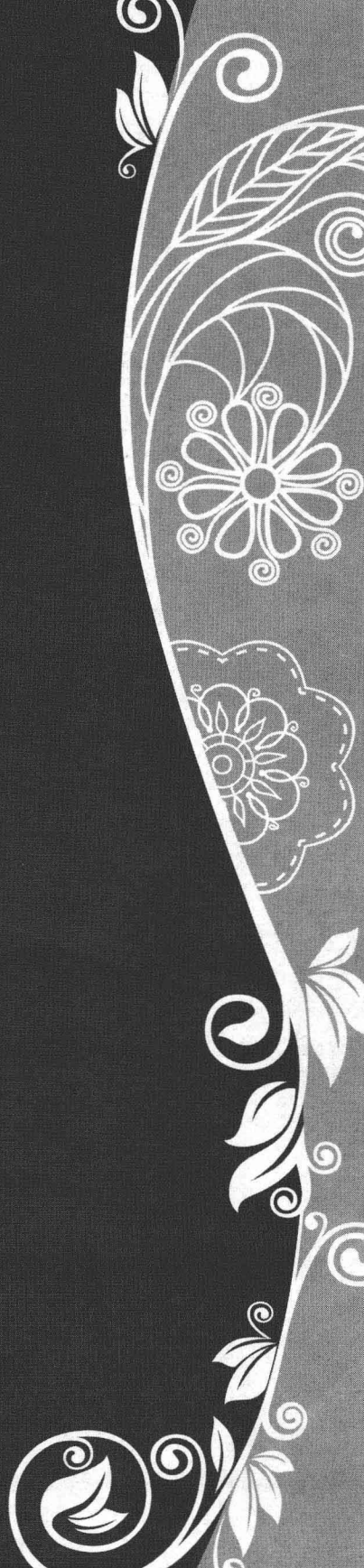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4768号

责任编辑	李 青 (500007LQ@sina.com 15810132500)
装帧设计	V·智创意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邮编 100053)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总编室电话	(010) 6817192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63千字 印张17.75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只是男权文化的陪衬，其自身的价值被正统的文化观念所屏蔽，即使一些偶露峥嵘、奋死抗争的才女们，身世也颇为凄凉和坎坷。例如，汉代的蔡文姬，晋代的谢道蕴，唐代的薛涛，宋代的李清照、朱淑贞等，莫不如此。

历史在“五四”时期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女性的才华得以展露，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诸如白薇、苏雪林、庐隐、冰心、石评梅、丁玲、萧红和张爱玲等，不惮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而是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与之并驾齐驱，共同织就了中国新文学的花团锦簇。



或许是性别的差异，抑或是传统文化的因袭，现代女性作家们的创作，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从抒写自己的情感生活开始，有的更是以其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相比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她们的情感经历和婚恋生活大多是不幸的，而这种不幸的遭遇和经历，郁积在心，吐露为文，成为她们的创作母体和特色。从中，我们能窥见她们为自身价值所进行的血泪控诉，能感悟到她们的卓越才华和迷人风姿，也能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

基于此，我们在深入研究了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动因和情爱表现的基础上，立足于创作的文体特色，精选了八位女性作家的立世作品，写成了这本《女性的天空——民国才女们的情感历程》。

她们是：潇湘才女白薇与杨骚剪不断理还乱的“昨夜”之情；另类女性苏雪林的矛盾与变数；难产而死的庐隐在个人婚恋中的惊世骇俗；沐浴在爱河中的冰心；悲情才女石评梅与高君宇的化蝶而飞；张扬女性意识的丁玲与男权社会的殊死搏击；在感情上一再受伤的萧红；具有依附心理和恋父情结的张爱玲。

这些才女作家，以极富柔情和温婉的姿态，在20世纪灿若星辰的文学天空中，筑成了一道道令人景仰的风景。走入她们创作中的情感历程和婚恋世界，在真情渐远的今天，将有助于现代人找到迷失的爱情信仰，回复到平静和温馨的精神家园。

目 录

P.1/第一章 白薇：“恋把欲飞的心儿毁了，徒添无限悲叹”



在民国才女作家中，白薇（1894—1987）的身世凄凉，性格坚强，人生富有戏剧性色彩。“五四”前夕，她冲破包办婚姻的樊篱，只身东渡日本求学九年。北伐战争一声号令，她满腔热忱地回国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她以自身的苦难经历为题材致力于话剧的创作，受到了鲁迅的赏识。随后，参加“左联”，献身抗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解放后，她又主动到北大荒工作。

P.2/一、“我不能和淫威虚伪相妥协”：李高

P.8/二、“摆在心里的爱思，只有自己知道”：凌壁如

P.10/三、“写出我真情的惨败”：杨骚

P.39/第二章 苏雪林：“婚姻生活又颇不顺遂”

在民国才女作家中，苏雪林（1897-1999）无疑是另一个另类。她跨越了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凡2000万言。被时人称为“文坛耆宿”、“学林人瑞”。在个人婚恋上，16岁时就由祖父做主与商人之子张宝龄（1897-1961）订婚。



P.40/一、“你想我的心么？我愿意将这个给你”：秦风

P.49/二、“我爱的并不是实际的他，而是他的影子”：张宝龄

P.75/第三章 庐隐：“恋爱是有条件的——精神上的条件”



“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1898—1934），虽命运多舛、其貌不扬，但性格颇有男子之风，敢作敢为。尤其是个人婚恋更是惊世骇俗。在封建氛围中追求自由恋爱，与林鸿俊自主确立恋爱关系，又因志趣不合毅然解除婚约；在探讨人生的过程中，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为了真爱，不计名分，与个性解放背道而驰，甘心作小。不料，郭梦良不久病逝，她坠入痛苦深渊，心如死灰。

P.76/一、“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林鸿俊

P.79/二、“只要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郭梦良

P.87/三、“我生命的寄托者”：李唯建

P.97/第四章 冰心：“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民国文学史上，女作家当中最幸运的当属冰心（1900—1999）。她自小沐浴在家庭的温暖中，父母疼爱，姐弟情深。稍许长大，不仅以探索人生的“问题小说”享誉文坛，而且还引领了小诗运动和美文热潮，她笔下的“爱的哲学”更是风行一时。

- P.98/一、“成功的花，人们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 P.103/二、“爱在右，同情在左”
- P.109/三、“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
- P.117/四、“傻姑爷到家”
- P.123/五、“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
- P.131/六、“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P.141/第五章 石评梅：“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五四”时期名誉京都的著名女诗人石评梅（1902—1928），因初恋遇人不淑（吴天放使君有妇），在心中留下阴影。面对高君宇生前的热烈追求，始终与之保持冰雪友谊。高君宇不幸去世后，她却翻然悔悟，用生命诠释了对高君宇的炽热感情。



- P.142/一、“生命中的花，已被摧残了”：吴天放
- P.147/二、“唤你哭你都不应”：高君宇

P.165/第六章 丁玲：“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民国文学史上，对政治生命重于个人情感的著名女作家丁玲（1904—1986），不是斥之为“左”就是责之为右，很少有人关注她在男性世界中的受难、抗争与创造。她个人的爱情生活，她在小说中张扬的女性主义和“性意识”觉醒，几乎都被她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掩盖。甚至她自己 also 认为她被男性世界所同化。

- P.166/一、少不更事的初恋：胡也频
- P.174/二、刻骨铭心的真情：冯雪峰
- P.180/三、欲说还休的隐痛：冯达
- P.184/四、患难与共的伴侣：陈明

P.193/第七章 萧红：“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1911-1942）是现代作家中最令人扼腕痛惜的女性，天资聪颖而命运多舛，才华卓越却英年早逝。感情细腻脆弱，而个性尤其自尊倔强。一生为情所苦，为情所累。

P.194/一、“你为什么不出来跟我会见呢”：汪恩甲

P.201/二、“我不哭了！我替我的爱人幸福”：与萧军一见如故

P.219/三、“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端木蕻良

P.228/四、“天涯孤女有人怜”：——开了“萧红热”的骆宾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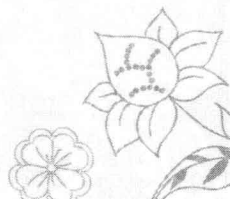
P.235/第八章 张爱玲：“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民国文学史上，张爱玲（1920-1995）无疑是一个“另类”的“传奇”。为文如此，为人也罢。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她如彗星般划过，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奇与迷惑。她抒写的香港传奇和上海故事，无一例外都是世俗的婚恋题材。她对人间男女爱情关系的消解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切中肯綮。张爱玲为人特立独行，任性而为；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不善交际，自我封闭；酷爱奇装异服，时发“奇谈怪论”。特别是在个人情感上，不问是非因由，只看重才华与情趣。年轻时对文化汉奸胡兰成（1906-1981）怦然心动，上演了一场“欲仙欲死”的惊世之恋。中年流亡美国时，又与大自己30岁的左翼文人赖雅一见钟情，结下异国情缘。张爱玲一生不问政治，看破恋情，知晓姻缘，可在自己的两次婚恋中，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恋父情结”、“家的归依”以及传统女性的依附心理和奉献精神。



P.236/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胡兰成

P.265/二、“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费迪南·赖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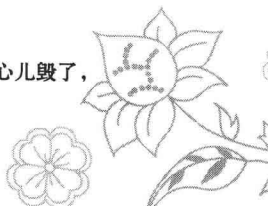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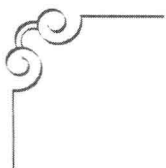


白薇

“恋把欲飞的心儿毁了，
徒添无限悲叹”

在民国才女作家中，白薇（1894—1987）的身世凄凉，性格坚强，人生富有戏剧性色彩。“五四”前夕，她冲破包办婚姻的樊篱，只身东渡日本求学九年。北伐战争一声号令，她满腔热忱地回国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她以自身的苦难经历为题材致力于话剧的创作，受到了鲁迅的赏识。随后，参加“左联”，献身抗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解放后，她又主动到北大荒工作。在个人情感上，白薇早年遭受了包办婚姻之苦。逃婚到日本后，对凌壁如的单恋胎死腹中；与失恋中的杨骚相识后，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昨夜”之情。她和杨骚旷日持久的伤情之旅，既给她带来了身体上的难言之隐，又造成了她心灵上的无尽痛苦。然而，性格倔犟、为人正直的白薇，面对多舛的命运和强势的男权社会，从未屈服过，一生都在抗争。然而，长期的病痛、贫穷和动乱却造成了她疾恶如仇、任性、乖僻和易怒的个性，从而与人难以相处，孤高自赏。正因为如此，她的人生才屡受挫折，到了晚年更是被人淡忘。然而，拂过历史的尘埃，潇湘才女的风姿，依然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廊中。





一、“我不能和淫威虚伪相妥协”：李高



白薇，原名黄彰，小名碧珠，别名黄素如。1894年2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县秀流村。祖父黄秋芳，是当地的大财主，年轻时中过举人，从过军。祖母赵翠兰，原本是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的部属，能歌善舞，精于刺绣，擅长绘画。南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后，在湘军中任军官的黄秋芳，看到时年十五六岁的赵翠兰，娇小玲珑，清纯可人，就产生了纳妾之心，碍于续弦樊氏的虎威，只好将其私藏于清江。之后，他时常带着樊氏前去观看赵翠兰的技艺，久而久之，无后的樊氏逐渐接纳了这个善良温和的小女兵，同意丈夫纳其为妾，条件是不准她来秀流村同住。赵翠兰婚后生有儿子黄达人，不幸的是，儿子10岁时，丈夫就撒手人寰。赵翠兰失去依傍，只好带着儿子回到秀流村。樊氏和黄秋芳原配留下的孩子为了争夺家产，与赵翠兰母子打了三年官司。黄秋芳一份偌大的家产经过这番折腾，几近败落了。赵氏孤儿寡母，处境更加艰难。黄达人在年幼时就担当起了兴家立业的重任，14岁时娶了23岁的何姣灵为妻。成年后，秉承母命，东渡日本留学，改名黄明，参加同盟会，广交革命志士。何姣灵虽出生于一个新发家的富裕户，却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她未上过学，但天资聪慧，从兄弟和侄子辈处识得不少字，《三字经》、《女儿经》等典籍能倒背如流，并精于心算。何姣灵生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黄达人又长期在外念书，作为长女的白薇，自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艰难，她的童年是在家务和农活中度过的。

辛亥革命前夕，黄达人回国返乡，在秀流村致力于新式教育，创办了资兴县第一所新学——“二都两等小学”。白薇进入新式学校前，曾在上坪村二舅何绩治的蒙馆里读过私塾。黄达人为了更好地培养聪慧过人的白薇，将她和四

妹碧诚分别改名为黄彰和黄显，带到自己办的学校里就读，并时常在家里或学校，亲自教白薇数学、国文和地理。白薇学了《近世中国外交失败史》后，感动于辛亥革命烈士的壮烈事迹，凭想象画了一张罗兰夫人白衣就刑图，贴在墙壁上，天天凭吊。可惜，这种美好的学习时光总共不到一年半，就因父亲患重病卧床而结束。随后，黄达人辞去教职，投身于辛亥革命，参加了程嵩生部队，驻在岳阳，扼守长江重要港口城陵矶。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雄心勃勃的黄达人，面对袁世凯当道，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非常绝望，愤而将自己改名为黄晦，不再参与政事，终日借弹琴遣怀。

不可否认，祖母誓死替天国复仇的思想启蒙，父亲外出求学到投身革命的行为，以及母亲忍辱负重的吃苦精神，培养了白薇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积极向上、藐视传统的叛逆精神。

因黄达人长年在外念书，黄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大小都由妻子何姣灵做主。由于何姣灵长年生活在乡间，乡规民俗根深蒂固，久而久之，她就视为天经地义，特别是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更是如此。秀流村有个沿袭已久的村规，三年两届都要请祁阳班子来唱个把月的大戏，以此庆祝丰收。戏的内容不外乎白天忠孝节义的“正戏”和夜间男女打情骂俏的“野戏”。每当大戏开演时，亲朋好友便齐聚秀流村。此时，台上唱戏台下相亲，已俨然成为秀流村的“狂欢节”。何姣灵的大姐也是个戏迷，每逢秀流村唱戏时，她必到白薇家看戏，看罢戏还要去远村近邻拜访在看戏时结识的好友。

白薇的不幸婚姻就因此铸成。在她6岁多时，何姣灵和姐姐在看完大戏后，便走村串户去拜访在戏台下结识的好姐妹。她们路过峡嵎村时，碰巧走进了该村的何寡妇家。在吃了她一碗丰盛的鸡蛋汤后，出于感动，何姣灵就把女儿白薇许配给了他的儿子李高作童养媳。祖母和父亲虽然觉得此事办得太草率，但基于媳妇是黄家的功臣，处世又很专断，也就任其做主了。白薇在父亲开办的新式学校读书时，李高是其同学。当她稍明事理，就对母亲包办的婚姻非常不满，对又瘦又矮、形象猥琐的李高更是看不上。祖母在世时，护着白薇，坚决反对年纪还小的白薇上门去给生病的李高冲喜，并宣称孙女不满16岁绝不嫁给李家。赵翠兰死后，白薇失去了依附，黄达人虽然不情愿将女儿嫁给



李家，但碍于“礼教名家”的声誉和对妻子的放纵，也只好默认了。白薇16岁时，婆家何寡妇前来逼婚。白薇本想逃跑，不料被父母察觉，派人看守，她没有办法，决定等花轿在半路上休息时，再乘机逃跑。白薇家乡有“倒火炉”（新娘坐的花轿内置有一个烤脚火炉，当花轿抬到半路停下来，送亲的兄弟掀开轿门，从火炉中锹出一点炉灰撒向娘家方向的路中，以免新娘出嫁后惦念娘家）的风俗，她计划在“倒火炉”中逃跑。行至半路，白薇在花轿里将一团烂布投入火炉中，轿里立即冒出浓烟，她就此在轿内拼命呼救，轿夫们



年轻时的白薇

赶忙放下花轿，打开轿门，她乘机从浓烟的轿中冲出，打算向树林中奔去。可花轿四周全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她的逃婚计划功亏一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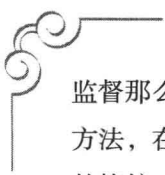
白薇自从进了李高家的门，就堕入了痛苦的深渊。李家原本也是书香门第，无奈李高的父亲早死，家境日趋衰落。母亲何寡妇又是远近闻名的泼妇，她原本指望白薇的父母会给她一份像样的陪嫁，未想到白薇的父亲是个新派人物，看不惯乡间的奢侈，故意不给女儿多办嫁妆，只置办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书籍外，仅有几吊铜钱压箱。这使何寡妇很是不满，借机为难白薇。而李高从小又娇生惯养，唯母命是从，也就跟着母亲折磨她了。因此，白薇在李家的日子，不是打柴做饭，就是料理家务。稍有闪失或碍了何寡妇的眼，就会遭来一阵毒打和饿饭的惩罚。何寡妇死了丈夫后忍不住寂寞，与大伯小叔关系暧昧，不小心怀上了他们的孩子，因惧怕乡间舆论而将其扼死。为此，她总希望媳妇白薇的肚子大起来，好为她奶养一个私生子。奈何白薇几年未曾怀孕，这更使她恼羞成怒，时常偷窥儿子和儿媳的房事。每当儿媳因劳累稍微不从儿子求欢时，她便闯进房来，破口大骂，甚至把儿媳妇拖下床来，暴打一顿。这还不解恨，她时常找岔子发泄怨气。有一次，吃中午饭时，

何寡妇故意将沙子放在自己碗里，诬蔑儿媳的眼瞎了未把米淘干净，借机报复她在无意间撞见自己的偷情行为。何寡妇在谩骂的同时，随手还将盛饭的碗残忍地向白薇砸去。白薇本能地将头一偏，饭碗正好击中她的眼角，顿时血流如注。后来，白薇的眼角处留下了深深的疤痕。还有一次，何寡妇耿耿于儿媳将自己虐待她的事告诉了她二舅，便大发雷霆，谩骂不止。白薇忍气吞声地将饭煮好，低三下四地向她赔礼道歉，请求她和李高前来吃饭。何寡妇坐着就是不理不睬，白薇只好蹲下去背她，冷不防何寡妇乘机将她推倒，抱着她的一只脚后跟就咬，任凭白薇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她仍然不松口，直到鲜血涌出，脚筋咬断，她才作罢。白薇痛入骨髓，不能下地，连饭也吃不上，何寡妇母子仍然不理不睬。白薇不甘就此毙命，趁她们母子不在，手脚并用才爬到上坪村二舅家求助。二舅何绩治为人正直，眼看外甥女受此迫害，便风尘仆仆赶往白薇父母家，叫黄达人夫妇无论如何要解除白薇的不幸婚姻。白薇父母虽然对女儿的不幸遭遇非常气愤，但为了“礼教名家”的名声，也只好作罢。何绩治毫无办法，又气冲冲地前往何寡妇家，警告她们母子，不要再折磨白薇了，不然，他就要挖她家的灶头。何寡妇碍于何绩治在地方上的势力，满口答应善待白薇。二舅回家后，教给了白薇一个摆脱不幸婚姻的方法：她伤愈后回到婆家如果仍然受虐待的话，就去砸她们家的锅灶，这势必使何寡妇愤极，必然恶人先告状，到时再上法院评理。这样，她噩梦般的不幸婚姻就可以解除了。

白薇回到何家后，何寡妇的变态心理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她甚至在年底，还荒唐地把一把菜刀和一根长绳扔给儿媳，威逼白薇在明年正月十五前，要把她嫁出去，人家由她自己挑选。如果不把她嫁出去，就要白薇用菜刀自杀或者拿绳子上吊。这种匪夷所思的举止，对白薇刺激很深，事隔多年的1936年，她在《娜拉》的座谈会上，还悲愤地谈起了此事。

何寡妇对儿媳白薇的荒唐行为，主要来自于她偷人养汉怀孕的现实压力。她本想白薇能替她遮人耳目，不料白薇不仅未能怀孕，反而还将自己虐待她的事告诉了何绩治。如今自己已大腹便便，如果白薇知道了定会以此与自己对抗。于是，她心生一计，以公婆的身份指派白薇到几十里外偏僻的大柴山里去监理樵夫砍柴，目的是置她于死地，以绝后患。一个年轻女子到荒山野岭去





监督那么多男工砍柴，无疑自投绝境。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白薇谨遵二舅的方法，在正月初七的傍晚，举起一把斧头，砸碎了家里做饭的大锅，趁着夜幕的掩护，跌跌撞撞地跑回了秀流村的娘家。

在二舅晓以利弊（白薇已将何寡妇的锅灶砸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何寡妇偷人养汉，自知理亏，自然不敢告官）的说服下，黄达人和何姣灵同意秘密送白薇到衡州（今衡阳市）女三师读书。

1915年春天，白薇来到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后，插入本科二年级就读。她来时年近23岁，面黄肌瘦，沉默寡言，引起了年龄较小的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她不予以计较，反而发愤攻读，每学期的总考都是第一名，尤其是作文更是出类拔萃，在全校首次作文比赛中独占鳌头。同学们从此对她刮目相看，并选她为全校的学友长。张勋复辟时，昏庸腐朽、思想落后的彭翰林当上了女三师校长。他不仅禁锢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且还取消英文课，不准订阅报刊杂志，甚至还准许教会势力渗透到学校，引诱无知的学生去听洋教士讲上帝、唱赞美歌。白薇眼见教育界的倒行逆施和漆黑一团，又气又急，便联合开明的教师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到衙门里去告失职的校长的状，请求驱逐扰乱学校的洋妖。结果，却遭到了校长的开除处理，后因同学们的集体抗议，才改为“除名”，并将其保送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插班，“以奖代罚”地将她驱逐衡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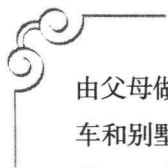
后来女三师搬到郴州，白薇的四妹、五妹转到女一师就读，三姊妹又成了同学。长沙女一师，封建意识浓厚，秉承“三从四德”的礼教，注重“四书五经”的灌输。白薇对诗词平仄和文字考证的教学很是反感，对小说也不感兴趣，只喜欢看杂志，尤其是《新青年》上那些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礼教和迷信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

在读书期间，白薇的婆婆何寡妇扬言要为儿子讨小，黄达人感到面子上过不去，便前去劝阻，并承诺如果白薇毕业后不回李家，李高可以娶小。为此，白薇被父亲骗回家一次，父女俩自然不欢而散。白薇的四妹黄显（九思），也为未来的婚姻焦虑，白薇劝她一同远走高飞，前往日本留学，可四妹顾虑重重，白薇好说歹说，四妹总算答应与她一同逃跑。毕业前夕，黄达人害怕白薇毕业后不辞而别，有损自己“礼教名家”的声誉，专程从家乡来到长沙。他背

着白薇姊妹，宴请了昔日的留日同学，如今的女一师的郝校长和一些教职员工，恳请他们代为说服白薇姊妹毕业后回家乡从教。随后，他又态度和蔼地请女儿们吃毕业饭，祝贺她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带她们逛文庙、游天心阁。父亲慈祥的举止，使生性懦弱的四妹改变了逃跑的主意，无意间向五妹泄露了白薇要逃跑的消息，五妹报告了郝校长。白薇被叫到办公室，郝校长以“三从四德”的古训予以教诲，并派专人将她带到舍监室，解掉她的裙子，并锁上大门。后来，白薇还是在四妹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借口回寝室吃饭，藏匿在一间空屋，从废弃的出粪处挖掘一个洞口脱身。白薇逃出魔掌后，来到湘江码头，独自乘船前往日本勤工俭学。

1918年，白薇辗转到了日本东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四妹和同学们的资助在旅途中已耗费殆尽，自己叛逃家庭，让父母支持无望。她为了实现留日求学的夙愿，干起了日本女人都不愿干的苦力：卖水和挑江（又叫挑码头，即在码头上搬运货物），并将自己的本名黄彰改名为“白薇”，以纪念自己“深深的悲哀”和“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后来，在四妹和二舅的大力抗争下，黄达人才勉强接济白薇，然而仍然是杯水车薪。白薇在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时，时时捉襟见肘。她刻苦自勉，毕业后考入了享受公费的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白薇刻苦学习，不仅主修了生物和数理，而且选修了美学、哲学和佛学等课程。不久，她就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病倒了，功课耽误过多被迫留级，公费也因之停发，本已困窘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马干事知道后，介绍她到东京一个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司坦勒夫妇感动于白薇勤工俭学的精神，支持她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白薇是有名的“姿态美人”，司坦勒经常开着自己的小轿车送她到学校上课，加上她日语较好，被中华留日女学生一致举荐到一位伯爵夫人家里出席她招待东方各国妇女的宴会。白薇光彩照人的神态和优雅大方的谈吐，一时成为宴会中的亮点。有人却借机诬陷她是“茶花女”。这种不实之词传到了父母耳中后，黄达人气得声言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在此期间，白薇又得知四妹被父亲一纸“母病危速归”的电报骗回家，强迫嫁人。她一气之下给父亲写了多封信，据理申辩，更是惹怒了黄达人，遭到了他的痛骂。此时，五妹





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湖南一位有权有势的高级军官后，定居东京，生活阔绰，有轿车和别墅。不久，小弟来东京即患重病，白薇精心照料，不仅耗尽了她的微薄积蓄，还卖掉了她心爱的书籍。然而，小弟身体康复后，就秉承父命拂袖奔五妹而去。

白薇在困难中照顾小弟的善举，不仅没有得到父母的嘉许，反而还因她的“忤逆”行为，招致了更加严厉的斥责和谩骂，甚至断绝了对她的资助，白薇为此大病一场。她在病中痛切地感到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她急需一种像解剖刀或显微镜一样的武器，来向黑暗的现实宣战。她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中说：“我要学习文学”，“发誓要用文学来咬伤而且粉碎”“有钱人的心”。基于这样的决心，白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奋起直追后，又获得了学校的公费，并且搬进了条件较好的妇人home（专门接待旅日的各国单身妇女和女学生，食宿条件较好）。



二、“摆在心里的爱思，只有自己知道”： 凌璧如



在日本留学时，白薇和易漱瑜曾同住过妇人home。她们既是同学，又是老乡。因易漱瑜是田汉的未婚妻，田汉常来看望她。时间一长，白薇和田汉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此时的田汉正沉浸在对艺术的狂热追求之中，他常常向白薇谈起艺术和文学的意义，并向她推荐一大批文学书籍。在田汉的引导下，白薇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是能找到的手不释卷，乃至忘我的阅读使她的视力急剧下降。白薇虽比田汉大四岁，但在清理自己文学上的因缘时，她仍然尊称田汉是她“唯一的导师”。狂热地喜爱文学，不免影响到专业的学习，学校各科主任对白薇的不务正业颇有微词，而许多爱好文艺的教授却常常叫她到家里去做客。研究法国文学的中村吉藏，鼓励她

多看些社会问题的书，使她有相见恨晚之感。

留学在外，乡情更为浓厚。同为湖南老乡的凌壁如，和白薇一样，来日本后因为贫穷和病痛，报考工科学校的愿望落空，转而考上了东京高师。老乡兼同学，同病相怜，加上志趣相投，就这样，白薇和凌壁如越走越近。或许真应了日久生情的俗话，独在异乡的白薇，在与凌壁如的频繁交往中，心中对他产生了莫名的情愫。而此时的白薇，正沉浸在浪漫主义大师笔下的艺术想象中，感同身受的广泛阅读



田汉与女儿

和现实生活的情感触动，幻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1922年8月，白薇的三幕剧《苏斐》杀青了。为了检验其艺术效果，她还与留日学生一道，在留日学生赈灾会上演出了这幕剧。白薇自演女主角苏斐，邀请好友凌壁如饰演男主角华宁。演出时，杨骚也去看过。饱含激情的演出，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26年，《苏斐》同时刊登在《小说月报》和《语丝》第17卷第1号，署名素如女士。从此，白薇叩开了通往文坛的大门。

《苏斐》描写了一位北京显贵的女孩苏斐，自幼被父亲许配给好友——新疆督军不学无术又作恶多端的儿子陈特，她却心系贫穷的有志青年华宁。经过抗争，父亲同意解除她与陈特的婚约，却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陈特不甘心，趁苏父和华宁到苏斐妹妹的公公薛家赴宴时，买通薛家厨子，将他们毒死，以此陷害薛家父子，并暗害了苏斐的七姑和妹妹亚斐的爱人。在骗取苏斐母亲信任后，与亚斐结婚，侵吞了苏斐家的全部财产。亚斐知情后，复仇不得反而丧命。苏斐却因华宁的死而看破红尘，决心出家。在太行山采菌担柴时与陈特相遇。陈特不识，故技重施，引诱苏斐。苏斐假意周旋，欲趁其醉酒后杀其复仇。待欲动手时，幡然顿悟，想以无抵抗的精神感化他。“因为复仇是小